

新 相 声

开会迷

何 迟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—新相声集—

开 会 迷

何 迟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包括三段现实内容的对口相声。“开会迷”是讽刺那些官僚主义的領導人，他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律召开會議討論，表面上好像“發揚民主”了，实际是最無群众观点。“買鍋爐”是讽刺那些假借採購任务到处游逛而將任务抛在腦后的工作干部。“今晚七点开始”是批評那些言行不一、不务实际的未經很好改造的半知識分子。

一新相声集一

开 会 迷

何 迟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館州道八号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 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开本 787X1092 11/32 印張 3/4 字數 32,000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2,120

統一書號 T·10072·138

定价 (5) 0.14元

前 言

这个小册子包括“开会迷”、“買鍋爐”、“今晚七点开始”等三段对口相声。

“今晚七点开始”中所刻划的老張，并不是坏人，不但不是坏人，甚至可以說是一位聪明的好人；这个人的特点是这样的：他喜欢同别人談时事，但却缺乏对时事的具体知識；他可以很誠懇地接受别人的批評，但却從來也沒有想到过要改正；他有时候也有着很高的政治热情，但同时却也有着嚴重的惰性；他知道不少各方面的名詞、術語，但对什么都缺乏刻苦的鑽研；他很容易在一分鐘之內就下定一輩子的决心，但也常常在一分鐘以后就完全改变这个决心；他有着比較丰富的幻想能力，但他的幻想却很不着边际，不务实际；他似乎了解一切道理，但却常常在自己的行动中推翻这一切道理；他很容易乐观，也很容易悲观；他很容易高兴，也很容易丧气；他叫喊着一切要从今晚七点开始，但很快就把要开始的一切推到明晚七点鐘去！总之，老張这位同志，是一位未經很好改造的半知識分子，是一株水上的浮萍。

“買鍋爐”中寫了兩個不負責任的采購員，他們为了到北京去“开眼”，就努力爭取到北京去完成買鍋爐的任务；但到了北京之后，只顧了貪圖玩耍，竟把買鍋爐的任务撤在腦后，这个段子諷刺了他們的不負責任和假公济私的錯誤作風。

“开会迷”这个段子，是諷刺那些缺乏群众观点的官僚主义者，他們在工作中沒有方向，沒有計劃，沒有主見，沒有办法，經常以开会为自己唯一的能事，因而就大大妨碍了工人同志們应有的休息，过分地侵占了工人同志們的“个人時間”，其結果也就必然嚴重地影响了生產。这个段子虽然很誇張，但它所批評的这种不良現象我想还是很现实的。

何 迟

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記于天津

目 錄

开会迷.....	1
買鍋爐.....	25
今晚七点开始.....	33

开会迷

时：今天。

地：天津。

人：甲 誰演他他就叫誰的名字，他穿着洗的發白的毛藍布工裝。

乙 是甲的朋友，姓名不詳。

幕啓 甲乙二人先后登場，向观众鞠躬后，二人同时轉身。

甲：（同时說話）原來是你呀！（握手）

乙：咱們可有一年多沒見面兒啦，这会兒你在哪兒工作哪？

甲：还在九八七六厂哪！

乙：搞什么哪？

甲：干旋床子啦。

乙：当旋工，那太好啦！（仔細端詳甲的面孔）唉呀，你怎么这么瘦啊！？

甲：嗯……你猜吧。

乙：（想）我猜……准是工作累的！

甲：（摇头）不是！

乙：学习太緊張？

甲：（仍然摇头）不是！

乙：那怎么这么瘦哪？

甲：（淡然）开会开的！

乙：（吃驚）什么！？

甲：（完全不是誇張）开会开的！

乙：（怀疑）开会开的？开会怎么能把人开瘦了哪？

甲：嘻，这都怨我們車間主任哪！

乙：怨你們車間主任？你胖也好，瘦也好，碍你們車間主任什么事啦？

甲：你听啊，我們这个車間主任哪，与众不同。成天价忙的满头大汗，沒有一会兒閑着的工夫兒，不管見誰都面帶微笑，事無大小一律積極努力，不管大小事他自己決不自做主張，一律由群众討論解决。外帶一点兒嗜好也沒有，既不爱抽烟，也不好喝酒。

乙：那好啊！

甲：每到星期日休息的工夫兒，人家都是逛逛公園兒啊，看看电影兒啊，我們这位車間主任，既不爱逛公園兒，也不爱看电影兒。

乙：那爱什么哪？

甲：就爱开会！

乙：就爱开会！？

甲：以开会为唯一的工作方法——他还有个說法，叫做“走群众路綫”。

乙：沒听說過！

甲：不但爱开会，还最喜欢在大会上講話；他不但不管大小事都得开会，而且不管大小会都得作报告；不吃飯不睡覺

他过得了，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！

乙：沒听说过。

甲：在做报告这一点上他也有个说法，叫做“往下貫徹”。

乙：貫徹甚么呢？

甲：凡是他認為要打通别人思想的时候，就“往下貫徹”。

乙：就这么貫徹！

甲：又是“群众路綫”，又是“往下貫徹”，这就是“領導与群众結合”。

乙：那結合的了嗎？！

甲：久而久之，工人們給起了个外号兒。

乙：叫什么哪？

甲：叫“开会迷”。

乙：他开他的会，他作他的报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呀。

甲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兼职多呀！

乙：他兼职多碍你什么啦！

甲：我兼的职也不少啊！

乙：那碍他什么啦！

甲：巧啦，我們倆人兼的职都兼到一塊兒啦！我兼这几个职都在他領導之下，他召集开会，我得去呀！他作报告，我得听啊！

乙：噢！那么你們倆人到底都是怎么兼的职哪？

甲：你听啊！我是行政小組長，他是車間主任；我是工会福利委員，他是工会副主席；我是籃球兒隊干事，他是籃球兒隊隊長；我是伙食团委員，他是伙食团团长；我是業余評

剧团秘書，他是業余評剧团團長。我在他領導之下，少說，一天得開五個會！就拿昨天一天說吧，八點上班兒，七點半先開個班前碰頭兒會。

乙：討論什麼問題哪？

甲：討論個別工人們為了打撲克兒、釣魚，能否當作請事假照發工資的問題。

乙：那还用討論哪！

甲：十二點下班兒，吃完飯開工會委員會。

乙：討論什麼問題哪？

甲：討論工人業余學校是否學習接生問題。

乙：沒聽說過！

甲：開完會，一看表才一點半，離上班兒還有半小時，趁這工夫兒……

乙：休息休息吧！

甲：開技術研究會。

乙：研究什麼問題哪？

甲：研究施工車間和診療所兒的合并問題。

乙：施工車間和診療所兒怎麼合并哪？沒聽說過！

甲：還沒開完技術研究會哪，到兩點啦，趕緊上班兒；六點下班兒，吃完晚飯六點三十五，撂下飯碗兒走出食堂，趕緊回……

乙：回宿舍。

甲：趕緊回車間。

乙：干嘛哪？

甲：开班后碰头兒会。

乙：討論什么哪？

甲：討論工人們下班兒之后，是个別回家还是排隊回家的問題。

乙：沒听說過，工人下班兒排隊回家？！成了小学生啦！

甲：开完班后碰头兒会，一看表，八点四十五，大伙兒走出了車間，是直奔……

乙：直奔宿舍。

甲：直奔礼堂。

乙：干嘛哪？

甲：开工会委員、工会小組長、積極份子联席会。

乙：討論什么問題哪？

甲：討論一百年后工人福利問題。

乙：一百年后的事，干嘛现在就討論哪？

甲：要展望一下兒共產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啊！

乙：多美丽也甭这么老早就討論哪！

甲：开完会以后，大伙兒說，这回咱們可該回……

乙：可該回宿舍啦！

甲：可該回車間啦！

乙：回車間睡覺？

甲：不，回車間开会。

乙：怎么还开会呀？

甲：啊，是得开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都早上七点半啦！又該开班前碰头会啦！

乙：核着一夜沒睡！

甲：这还有个名字。

乙：什么名字？

甲：叫做流水开会法。

乙：沒听說過。

甲：要照这么开会法兒，甭多，連着开这么两个月会呀，工人们就都……

乙：就都習慣啦！

甲：就都住院啦！

乙：是够噲！

甲：正格的咱們这一年多沒見面兒，有件事我得告訴你！

乙：什么事呀？

甲：我有爱人啦。

乙：那我得給你道喜！

甲：先別道喜。

乙：怎么哪？

甲：差点兒吹啦！

乙：怎么？感情不好？

甲：感情好極啦！

乙：鬧別扭啦？

甲：沒鬧別扭。

乙：那怎么会吹哪？

甲：开会开的。

乙：沒聽說過，開會跟戀愛這是兩回事，有甚么關係呀？

甲：沒關係？！沒工夫見面兒呀！

乙：她不在天津？

甲：在天津，就在小王庄兒住。

乙：在小王庄兒住，怎麼見不着面兒哪？

甲：你听啊！她也是工人。她要歇日班兒，我恰巧歇夜班兒；她要歇夜班兒，我又歇日班兒；她星期三休息，我星期六；她星期六休息，我星期三；她星期日休息，我星期一！

乙：她星期一休息，你星期日。

甲：趕巧啦我們倆人碰到一天休息啦！（笑）

乙：見面兒啦。

甲：開會啦！

乙：真巧！

甲：從去年我們倆人就叫開會鬧的好些日子沒見着面兒，我愛人早就對我有意見啦！我們從今年一月又用電話聯繫，費了挺大的勁，聯繫來聯繫去，到今年三月二十號，才聯繫上。

乙：好嘛，聯繫了倆多月！

甲：三月二十一號——星期日，趕上我們倆都歇班兒，我們倆在電話里定規好啦，明兒早晨准九點在水上公園兒、五島、那個大花兒棚子底下、第五根柱子旁邊兒見面兒，不見不散。

乙：干嘛定規這麼仔細呀？

甲：要不水上公園兒那麼大，哪兒找去呀？三月二十，星期六，

我下了班兒趕緊吃飯，吃完飯，騎上自行車兒回家，到了家，歇了一會兒，我把鬧鐘撥到七點半上，鑽被窩兒就睡，心里高興，躺下不大会兒工夫就睡着啦，睡的正香着哪，就听（大声的）“当……”

乙：（吓一大跳）怎么回事？

甲：鬧鐘响啦。

乙：吓我一跳！

甲：一看表正七點半，我趕緊起床、穿衣裳、下地、生火、燒水、漱口、洗臉、攏頭、刮鬍子、擦皮鞋、往臉上抹了点兒維爾膚，往头上擦了点兒生髮油，拿出鑰匙打開車鎖把自行車兒推到當院，心想：从我這兒到水上公園兒得走四十分鐘，早点兒走，我早点兒到那兒等她，別叫她等我。盤算好啦，一看表正八點，才一迈腿兒，就听外邊兒叫門：“梆梆梆梆梆”，開門一看……

乙：誰呀？

甲：通訊員兒老王，（注：老王可操河南口音）挺個：“走。”我說：“哪兒去呀？”“開會。”我說：“今兒星期日呀！”“不是星期日還不着急呢！”“開什么會呀？”“業余評劇團召開緊急會議。”

乙：怎么評劇團開會也找你呀？

甲：不是告訴你啦嗎，開會是評劇團團長，我是評劇團秘書嘛！

乙：那你怎么办哪？

甲：我說：“老王啊，我跟我愛人少說有好几个月沒見面兒啦！

勞駕，你幫我請個假得啦！”老王說：“那可不行，開會是公事，你那是私事，你為私事耽誤公事？”我這麼一聽，對，走：

乙：哪兒去呀？

甲：（學老王）開會！我們倆人騎上車，直奔評劇團排演室，到那兒一看表正九點。

乙：不用說，人都到齊啦。

甲：就開會迷一個人在那兒坐着哪！大伙兒知道是開會迷召開的會議，誰都不願意來！

乙：那你就走吧！

甲：走不了啊！

乙：怎麼？

甲：開會迷在門口兒一坐，許進不許出！

乙：太損啦！

甲：十點三刻人才到齊，人到齊之後，開會迷說：“好吧，咱們趕緊開會。”開會迷宣布開會。大伙兒心想：“咱們聽到底有什麼重要的事情，非在星期日開會不可！”

乙：是得听听。那麼到底為什麼開會哪？

甲：為了買臉盆！

乙：什麼？

甲：買臉盆！為了評劇團要買兩個臉盆！

乙：買倆臉盆也值得開會？

甲：沒告訴你，開會迷就這個毛病嘛！開會迷往桌子後頭一站，“同志們！今天咱們這個會，就是為了解決咱們評劇團

的臉盆問題，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：統一思想、統一步驟、為根本解決臉盆問題而鬥爭。”

乙：用得着費这么大的事嗎！

甲：（學开会迷）“同志們！評劇團的全體同志們！男同志們！女同志們！導演、演員、舞台工作者，以及其他有關的諸位同志們！

乙：這個羅嗦啊！

甲：（學开会迷）“同志們！在原始共產社會，我們是不演戲的，當時也沒有評戲，因此，也就發生不了當前評劇團所存在的臉盆問題……

乙：這不是廢話嗎！

甲：（學开会迷）“人類的物質文明一天比一天發展，一天比一天進步，因此，就產生了戲劇藝術，由於要演戲，就需要化裝，要化裝就必須卸裝，卸了裝，就需要洗掉它，為了洗掉它，就需要臉盆。

乙：這不全是廢話嗎！

甲：（學开会迷）“同志們，我們評劇團的臉盆太破了，當然破了就需要焊，可是破得焊也焊不成了，因此，我們就需要買兩個新的臉盆。當然這兩個新臉盆早晚也會破的，不過還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，因此，臉盆是必須買的。可是由於我們評劇團有男同志，也有女同志，在一般情況之下，男同志主張用素臉盆，女同志由於種種原因，就希望用花臉盆；同時男同志當中也有少數人願意用花臉盆的，而女同志當中也有少數人願意用素臉盆的，因此，我

們就需要統一思想，否則，在買回臉盆的時候，如果全買的是素臉盆，那麼女同志會有意見；如果全買的是花臉盆，那麼男同志又會有意見。因此，我們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，在對立中求得統一，為了保證我們行動的一致，我們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，否則會因為臉盆問題而引起我們評劇團內部的分歧。

乙：這是哪兒跟哪兒呀！

甲：（學開會迷）“因此在這個問題上，希望大家本着‘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’的精神展開民主的討論。”大伙兒這麼一听……

乙：這個樂呀？

甲：這個氣呀！

乙：怎麼？

甲：怎麼！這問題沒法兒討論哪！大伙兒心說：好容易盼個星期日，為了芝麻大點兒一點兒事，把我們叫來，開這種毫無必要的會，開吧！反正我們不發言，我看你這個會怎麼開？

乙：攔誰也不會滿意！

甲：開會迷等了十來分鐘，又動員大伙兒發言：“同志們，別保持沉默，誰打第一炮啊？”等了半天還是一個說話的沒有。又等了十分鐘，還是沒人說話。這會兒，開會迷一看大伙兒的神氣就明白啦：“噢，你們這是誠心跟我為難哪！你們誠心不發言，叫我這個會沒法開是不是？好吧！反正我是主席，你們不發言，我決不散會！”